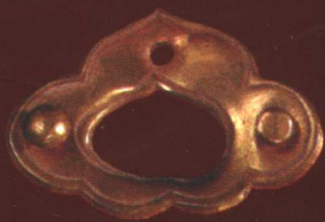


宁夏社会科学 西夏学译丛 景永时 ◆ 主编
院 圣雪绒西夏研究院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孙伯君 编 GUOWAI ZAOQI XIXIA XUE LUNJI



民族出版社



孙伯君 编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 (二)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 2/孙伯君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0

ISBN 7-105-07314-4

I. 国... II. 孙... III. 中国—古代史—
西夏(1038~1227)—文集 IV. K24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677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202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7.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西夏学译丛 ● 景永时 主编



说 明

——本书收录 1925 年至 1940 年国外期刊上的西夏学论文，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1920 年以前的论文已见《初编》。惟石滨纯太郎所著《西夏学之一》一文虽发表于 1952 年，但实为 30 年代旧作，故亦收入本编。

——本书所收的论文只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单纯就汉文史书描写历史事实的文章不予收录。

——收录的每篇论文都译成了中文，题目、出处的原文及相关说明在译文末尾注出。

——原文中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印刷错误在译文中径予改正，不再出校注说明。因当时科研水平所限而出现的知识性错误则一律原样保留，以存学术史原貌。其间得失，读者自会甄别。

——原文的注释有些采用文末注，有些采用页下脚注，译文统一为文末注。原文行文中的括注仍保留在圆括号内。当译者需要为某些专名词随文附注原文时，则把附注的原文放在方括号内以示区别。

——译文对翻译过程中的技术性处理用注释的形式说明，并在该条注前冠以“译者注”三字，以区别于原注。

——原文涉及的语种较多，译文也出自多人之手，编者已对其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中互见的专名尽量作了统一,读者可以前后参照阅读。

——原文有时附有若干图版。当时的照相和印刷技术都欠精良,加之杂志存放年代已久,有些图版在今天看来已经很不清楚。排印时虽然尽所能进行了技术处理,但总不能十分满意,希望读者予以谅解。

编 者

2005 年 10 月

目 录

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聂历山)	1
评《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伯希和)	99
关于西夏字典(聂历山)	103
迄今西夏研究中的一个失误(查赫)	116
柏林民族博物馆藏 T.M.190 号吐鲁番 写本释读(查赫)	118
西夏语译大藏经考(聂历山、石滨纯太郎)	121
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龙果夫)	127
番汉合时掌中珠(石滨纯太郎)	132
西夏助词考略(聂历山)	137
西夏研究小史(聂历山)	153
评《夏汉字典中“尼卒”型的二合字》(伯希和)	167
评《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伯希和)	168
论西夏字的藏文注音(伍尔芬敦)	170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评《西夏研究小史》(伯希和).....	175
评聂历山《西夏研究小史》(加斯帕尔顿).....	178
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西夏文专号” 及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加斯帕尔顿).....	182
汉文书籍的西夏刻本(弗鲁格).....	187
西夏的文字和语言(巴鲁奇).....	194
汉藏文注音中的西夏语前缀 和辅音韵尾(伍尔芬敦).....	202
西夏文字及其典藏(聂历山).....	222
关于西夏佛教的诸研究(小林照道).....	247
关于西夏语译《六祖坛经》(川上天山).....	251
西夏学之一(石滨纯太郎).....	260

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

聂历山

序

近两三个世纪以来,西欧文化的发展令人惊叹,学问和艺术的进步亦触目皆是。随着世人将西欧诸国视为当然的世界政治中心,竟至将其看作学问和艺术的渊藪。可是,晚近西欧诸国的学者着眼于东洋研究,可谓引人注目,现在,东洋诸国也有成为学者探索的一大宝库的光景。说起来,东洋诸国在文化的强度上或许还敌不过西洋。不过,在各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其他追随者很难企及方面,在绵亘数千年直至今天这一点上,在达成自然发展方面,东洋文化和

* 前两篇序言由刘红军、孙伯君译自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1926)。原文是日文。后一篇由聂大昕译自 Nicolas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1926), pp. XVIII ~ XXIX。原文是英文。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西欧文化可谓大异其趣,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风貌。吾友聂夫斯基君于东洋研究名满天下,在我校执教之余孜孜以求,钻研不息。过去进行了阿依努语、宫古岛语的调查,现又埋头于西夏语的研究。本会将其一部著作收入《亚细亚研究》第四号,作为研究资料提供给广大学界同仁。

大阪东洋学会会长
大阪外国语学校校长 中目觉

大正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西夏遗文杂录(代序)

西夏语研究从毛利瑟等获得《法华经》开始曙光初现。伊凤阁[A. I. Ivanov]从科兹洛夫[P. K. Kozlov]的收集品中发现了《掌中珠》后,路途大开,愈显光明。此事前人已有说明,毋庸赘述。而且,科兹洛夫的西夏收集品已然成为西夏研究的中心宝库这一点也是无可置疑的,于是其他国家的西域访古探险队的归来也就成了必然的了。吾友聂历山先生于燕京造访伊凤阁先生,我们得以目睹他带来的西夏语资料。当此之际,我把自己近期的见闻写下来,以供他日参考。

关于科兹洛夫那部分材料,我已经在《东亚研究》第五卷第四、五号的《科兹洛夫的蒐集》以及《支那学》第一卷第三号的《西夏学小记》中有所阐述。现在再对其加以补遗增订。首先是《掌中珠》的足本根据罗君美君的影写本,以《绝域方言集》第一种面世,可喜可贺。有了罗氏的前印本,又有了伊博士的语汇,其内容已大体明瞭,进行研究时可免受隔靴搔痒之苦。

足本的出现使同行们欣喜有加并不为过,只是我所见到的材料与罗君美的跋文一对照,皆疑有一页脱落,甚为遗憾。

发现三种西夏字书之事,我于“小记”中已有说明。刊载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上伊凤阁博士的《西夏国书说》亦有略述。聂君抄写了其中两种,得窥其大略,实为幸事。两种都是只有西夏文字的刻本,又皆为蝴蝶装,首先惊人耳目。其一题为《文海杂类》,有残缺,但仍存有许多叶,每半叶七行,每字之下有双行小字,是字形的说明。其下还有小字,是字义的解释。最后是单行或双行小字,毫无疑问是用于记音的。每字依照声母进行归类,似乎或依照四声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或依照其他大的分类,大约是依照《广韵》或《类篇》的做法。

另一题为《同音》,也有残缺,但仍可视为完本。每半叶七行,每行收大字八个,小字八个。卷首有序,卷尾有跋,附有“正德壬子六年十月十五日□毕”的日期。序言说明是根据音韵进行分类的,共收大字六千一百三十三个,注字(意思未能完全明瞭,应是指大字之下的小字)六千二百三十个。所谓根据发音,是指按照九音的类别进行编纂。小字注是何意义未详。以上两部书仍处于研究解读中,能做说明的已如上述,实在遗憾,但暂无他法。

聂君还誊录了伊凤阁博士出版的《对译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但这部经只附有汉文翻译,序言、附注都没有,稍嫌不够完美。

又,伊博士的《西夏国书说》有如下说明:

第五种材料为西夏文佛经,附西藏草字拼西夏字音。

然所存者亦仅有数篇。(说起此数篇佛经,得来很是不易。原系被人用于裱糊书套,其后拆书套始得。)

聂君誊录了这七叶经文,似应分为三种,但未详哪种为何种佛书。这些经文是用表音文字藏文来给西夏字注音,因此,在探讨西夏语语音时是不可或缺的。而如果不与《掌中珠》等的汉字注音相参考,其本音也是难以知晓的。现在,历山君将出现在这些佛经中的文字加以编纂,撰成一部发音字书贻世,可谓从总体上构筑了西夏语音学的基础。有关科兹洛夫的话题就此打住。

夙传伯希和的收集品中有西夏文献,《东方杂志》第六卷第十一、十二两期连载的罗叔言先生的文章《莫高窟石室秘录》提出此说。后来又将此文加以改定,题为《鸣沙山石室秘录》,发表于《国粹学报》第五卷中。

西夏文残经:

夏文佛经刻本残帙大小共三种一种文末有汉文两行
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大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金利塔寺
永远流通供养又有黑质金书莲华经七册为伯君友所得石
室中藏书至宋而止无西夏文者惟他一室有之附记于此

此处提到的黑质金书《法华经》，按照毛利瑟的说法，实乃衍入，与敦煌石室无关。关于残经跋文，也出现了经过斧正的沙州文录。

西夏刻经后题记（内容与前文相同，只是“金利”作“舍利”。“金”字固误。）：

斧按右题记二行刻于西夏文佛经后经凡三种皆已断
烂不完以其板式有大小故知其为三种也此出于别一窟中
因西夏文字传世极罕故附录之

此汉文题记王静安先生断定出于元刊。参见王氏《观堂集林》卷十七所收《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此外，“管主大八”的“大”也是衍文。还有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 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第八卷第3~4号第529页上有以下注解，虽非出自伯希和先生的手笔，但却是相关者的注释，因此有足够的可信度。

另外，伯希和先生还幸运地清理了两个别的洞窟，这两个洞窟位于千佛洞北区，都有吐蕃密教彩绘，他在其中发现了一些8至13世纪的写本和印本残片，有汉文的、蒙古文的、藏文的、少量婆罗米文的，还有一些西夏印本残片和若干整叶，至少可以分别归为四种不同的著作。

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伯希和收集品中有若干西夏文献,其中有出于上述石窟的,还有出于其他洞窟的。说起数量,按照法国方面的说法,应该有四种。去年我在巴黎时欲睹庐山真面目,承蒙伯希和先生所赐,得以一见。很幸运的是,又由于松本信广的努力,得到上述“其一”和“其二”两个影印件,在此,向两位先生深表谢意。

三种刻本皆为断简,次序不清。其一为通途刻本的版式,只有一叶两旁有双线,其他有单线的边栏。半叶八行,行十八、十九字。版心中字可译为“二十一种行”,未审是何经典。

其二为汉藏摺本形式的断片。上下皆为双栏,每六行有折印,行十六字,约存十五行。这则经文我和聂君共同考定为《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较量布施功德品》残叶。

其三看似某种经文的卷首,只剩下题为“释迦佛说法图”的版画,无汉文题记。只有这则材料,尽管不能断定为何物,但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在我所目睹的三种之上,加上元代的河西字藏本共有四种。

近人戴海珊的《西夏纪》卷六有注曰:“今敦煌石室有西夏国史数卷,皆番书,为西儒伯希和所得”,实属出于传闻之误,又有伯希和所拍摄的千佛洞西夏文题记的照片数种,见伯希和第一次中亚探险队的《敦煌石窟》[Mis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I,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如果能得以解读,也将会是有益的材料。

德国的吐鲁番探险考古队也曾获西夏文材料,在参观柏林民俗博物馆的陈列品时,曾看到一片刻本佛经。编号为 T. M. 188,是一张长 13 厘米、宽 12 厘米的残片。下栏尚存,六行,行约六字。据缪勒博士[F. W. K. Müller]说,尚有为数众多的残片,但都比这一张小。相对而言德国的发掘品很少,毛利瑟旧藏的《法华经》存于国立图书馆。

由玉尔[Hülle]博士陪同,我进入书库匆匆一瞥,看到锦绣包装、

绀纸泥金的漂亮出版物,内藏卷一、三、四、五、七,共五卷;二、六、八三卷缺。毛利瑟最初只得到三卷,但最终收藏增至五卷。

人们深信在英国斯坦因的收集品中没有西夏文文献,英中之间多方探询亦无结果。然而,按说应该有。1914年夏,斯坦因进行第三次探险旅行,来到科兹洛夫有大量考古收获的黑城,又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见斯坦因爵士1916年8、9月间写给地理学会的报告《1913-16年的第三次中亚探险旅行》[*A Third Journey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1913-16*]第39页,具体有多大收获尚不清楚,但从词语使用来看,一定还有很大的价值。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才为了研究送到大英博物馆。

虽然过去只有诸种外国的收集,但西夏遗留文献在中国也渐渐出土。有《八十华严》的译本,罗君楚的研究我已在《西夏学小记》和《支那学》第三卷第二号的续编里提及。后来看到神田鬯龠君从中国带回的数张罗氏刊刻中样本的第一卷卷首和历山君一起抄录,以资辨释,其功之速,值得庆贺。但是,君楚已然归于道山,此时读到王静安先生《君楚传》中“撰《华严经》释文某卷不成”之句,不由得感叹“天不佑我绝学”。关于此《华严经》,罗叔言《宋元释藏刊本考》曰:“又兰州修狱亦得西夏文《华严经》刊本皆河西文大藏。”王静安先生《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云:“上虞罗氏仁和邵氏并藏西夏字经摺本每半番六行行十七字。”又听说有卖西夏经板之事,情况不知如何。

此外,据戴海珊《西夏纪》中柯凤荪、胡绥之的两篇序文,可推知尚有遗文存世,柯序云:

犹忆光绪辛巳予与福山王文敏公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予谓当是元昊所制国书非梵字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

胡序云：

抑又有说者姚士彝见只编载兰溪魏某客华州王槐野祭酒家见架上有夏国书凡阅三旬始遍此不言其为蕃字未必国史然足资补证者必夥未知今尚存否。

在此揭其一隅，以备他日的佐证。

西夏官印，罗氏诸书已有著录，但还有许多出土的资料。新近刊出的《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中著录了西夏国书印三种。聂君询访罗氏时为我求得一纸，上面钤有数颗印影。另据《通报》第二十二卷第四号 332 页披露，绥远（山西以北）王氏搜集有大量西夏古印。此外，去年夏天在巴黎一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博览会上，凡尼克[Wannick]的收集品中有两枚西夏官印。后来，据英利世夫君说，这些文物被这家博物馆自己买走了。

上述诸国的资料，只是近年来我所见所闻的杂记。文中所引西夏文，其解读之功劳大半应归于聂历山君，特此记述，以表谢意。值此聂君自编《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付梓之际，盛情相邀作序，我便拿这篇《西夏遗文杂录》以代，不知合聂君之意否？

石滨纯太郎

大正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序

去年夏天我拜访了伊凤阁[A. I. Ivanov]教授,他当初是我在彼得堡大学读书时的导师,现在是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高级译员。我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我所感兴趣的西夏语言。伊凤阁教授让我看了一些西夏文的文献,其中有七帧摄自西夏佛经残片的照片,原件是用看上去很规范的草书写成的。这些残片本身就很有意思,然而更具价值的是,每一个西夏字的旁边都用藏文注上了读音。

有一种文献包含了一首七言十二句的残“偈”,一律押 i 韵。用较小字体抄写的另一种文献似乎是某种佛教声明学著作的残叶,通过其中 a-li 和 ka-li 两个词(藏语元音和辅音的名称)可以判断它译自藏文本。用更小字体抄写的另几种文献可能是“论疏”的残叶。

据伊凤阁教授说,这些残经是科特维奇[W. Kotwicz]教授在一本西夏书的书套里发现的。这本书同其他许多西夏书籍一道,都是由科兹洛夫[P. K. Kozlov]将军于 1908 年在离黑城[Khara-khoto]不远的一座塔内找到的。上述残件经过展平和编目后交由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保管,至今尚存其处。

经伊凤阁教授允许,我抄录了那些文献并带回日本。在日本,我按照西夏字的首笔笔画对所有的字和注音进行了分类,再为那些我曾经见过并多少明白其意义的字附注上相应的汉文。在藏文的旁边我给出了汉字译音,这些译音有的是采自夏译汉文佛经里的佛教音译专名词,更多的则是采自西夏字和汉字相互注音的字书《掌中珠》。我认为,汉藏文译音之间的对应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套对西夏字读音的看法,其次有助于我们了解汉字在宋代的读音。